

揭西古代名人錄

《揭西文史》第十輯



1981

揭 西 文 史

(第十辑)

揭西县政协工作委员会编

一九九五年三月

目 录

元

翰林学士、诗人杨宗瑞.....	杨廷良(1)
礼部天官审天理.....	智仙(3)
赤米板公的传说.....	智仙(10)

明

兵部侍郎杨仕宗.....	杨廷良(13)
都匀知府林鸣鸾.....	林刘川(14)
殿前将军何我旭.....	柯宣 温绍南(17)
张端本兄弟双武将.....	黄国汉(22)
张等三起义.....	张肯堂(24)

清

翰林林景拔.....	政协综合科(26)
陈元才兄弟、父子三举人.....	陈文质(30)
明经进士陈毅杰.....	陈家旺(32)
著名学官刘汉章.....	刘天仗(34)
古田知县刘昆兰.....	石泉(36)

彭如干兄弟双进士、父子三道台	政协综合科(42)
皇辅教习彭翔兹	彭注欣(47)
才思敏捷的翰林彭一猷	(49)
汤阴知县杨世达及其家族	杨廷良(52)
十三岁中举的彭维呈	彭秉味(55)
文武双全的进士彭振升	彭秉味(57)
文举人曾德翔	曾应新(59)
清末著名诗人、书法家、藏书家曾习经	曾益新(60)

附录

一、梁启超：《蛰庵诗存》序	(70)
二、梁启超为曾习经写的像赞	(73)
三、曾习经诗选及其评注	(74)

举人曾述经及其一门英杰	李扬奕 曾益新(82)
苦学中举的黄锦清	黄小成(84)
武状元林德镛及其身世的考赞	林良裕 蔡子贞 黄光启(87)
曲湖村四武将	贝天真(92)
武举人韩光逸事	黄国汉(98)
武举人曾兴威	曾应新(101)
刘永汉奇招中武魁	黄国汉(104)
潮州总兵卓兴	黄九育(106)

附录《揭西县续志》关于卓兴的传记

林诗诚及其将军第传人办的潮戏班

“老玉堂春”	张敬民(116)
张岐山与“聚星堂”学府	张应杏(121)

- 棉湖著名商业家慈善家郭来…………… 郭常业（124）
上砂名士庄明良…………… …… …… …… 庄敬棠（129）
“双赴苏州本”的商业家黄嗣烈…………… 黄九育（132）
吴阿干打死王知县…………… …… …… …… 温 华（136）
誉满广州的建筑工匠蔡孝…………… 县志办（141）

翰林学士、诗人杨宗瑞

杨廷良

杨宗瑞，元朝人。原名琳，又名惠琳、凤琳。金和仙坡乡杨姓始祖。

宗瑞原是揭阳官溪都（今揭东县西川东洋）人，生于元至元二十八年辛卯（公元1291）年，卒于至正十二年壬辰（1352）年。登泰定四年（1327）进士，官授奉政大夫，知梅州，升授同知，署潮州府正堂。后入朝为翰林院侍讲学士，与张起岩同修元史，宗瑞修后妃功臣列传。

元朝只重视武功，不注重文治，一统之后四十多年没有开科取士，直至元仁宗延祐年间始恢复科举旧制。元入主中原89年，潮州地带通过五次科举考试，考中七名进士，杨宗瑞为其中之一。其中有揭阳杨宗瑞、黄点，潮阳吴都、陈士显，饶平余英、钟元则，程乡谢天佑。

宗瑞博学多才，尤擅长写诗，过去有刻本诗集流行。他的诗雄伟，不减盛唐之风。现存于县志、家谱中有十几首。现录几首如下：

登泰定进士谢恩崇天门诗

禁柳青青白玉楼，无限春色上官袍。

乡云五彩中天见，御绫三赐此日遭。

虎榜姓名书勒纸，羽林冠带望旌旄。

承恩朝罢频回首，午漏花深紫微高。

奉诏修后妃功臣列传成呈作

文章天子大一统，国史词臣日纂修。

万丈奎光悬秘阁，九重春色满龙楼。

门开玉钥芸香动，帘卷金钩镜影浮。

圣览日长万几暇，墨花洗出凤池头。

别萨天锡（注：萨天锡，元朝名诗人，回族人，与宗瑞同榜进士，有诗酬答。）

沙头酒热惜离分，唱尽阳关三叠文。

酒醒玉箫江左月，梦回白马广东云。

洞庭秋水连天去，杜岭春山入夜闻。

君遇此时应忆我，我逢此际却思君。

茂林七言绝句（此诗载县志）

野水舟横行人稀，溪云断续树参差。

南来北去年年事，还鸟巢林只一枝。

宗瑞生五子，长子简易，居仙槎；次子坦然，居西川东洋；三子玄川，居仙源；四子居仙乐，名易川；五子平川，居揭西仙坡乡。现揭西仙坡乡树有旗杆夹。仙坡乡奉宗瑞为始祖。

礼部天官审天理

黄国汉

[编者按]五云彭姓祖先元代就来此定居，是我县现有居民中最早来此定居的族群之一。五云人杰地灵，历代出过不少名人。由于该地明代以前属海丰县治，清代中叶改由新置的陆丰县辖，1965年又划入我县版图，因而其志史资料不容易查找。二十多年前，这个地方出土了元代朝廷印钞底版，证明这里必有元廷职位显赫的朝官。在罗洛就流传着两位元代朝官的动人故事，而这两位祖先亦可在其族谱世系中查到。现在五云一些地方情况不够正常，组织收集整理古代名人的史料比较困难。因此，权且选载黄国汉同志所写的两篇民间故事，待以后再行补写。

元朝惠帝时代，陆丰县（应为海丰县）五云上洞罗肇寨，有户小康人家，当家的彭老爹，非常迷信“地理风水”，就请来了一位背“罗庚”的，叫做矮脚王先生，踏遍了五云山水，选择了一处边远山峰的悬崖陡壁之上，做一门墓地（俗称：风水），呼为“昂天飞鹰”形，说是“生龙口”，安葬祖先以后，将会六畜兴旺，家运隆盛，千子万孙，大富大贵。做这门“风水”非常艰难，父子们要从村庄搬运砖头、石灰、墓碑等，搬到很远的山上去，人呢要一个一个的抓住岩壁上的一条山藤攀上去，再从崖面上垂索下来，把建

筑工具和原料吊上去，搞了一年三个月才完工。彭老爹的财产都花光了！地理先生矮脚王眉开眼笑，捞得一大笔钱财，背上罗庚和重重的褡裢，再到别处去胡诌他那“三教九流”的骗人之术了。

此后，彭老爹由富变穷。家中人等难免有头烧额疾的病痛，那位老阿爹却一味相信“地理”，说：“不怕！不怕！我们家有门好风水，人病了也不怕，祖宗有灵会庇佑好的。”加上经济危困，没钱及时治疗，结果，小病拖成大病，大病变成恶疾。呜呼哀哉，一命休也！死了人，要办丧事，家财破得更凶，愈加穷了。穷人多灾，这样的，接二连三出现不幸事故，不出十年，仅存下那位老家倌和一位青年媳妇。到了这个时候，彭老爹才懊悔自己太相信“地理风水”，弄得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他磨利一把镰刀，走到筑“风水”的那个山峰陡壁下，凝望着当年爬上跌落去筑坟、扫墓的山藤，扑簌簌的掉下悲伤的泪水，怨恨“地理风水”害人不浅！随即把那条山藤砍断了。并且悲天长叹：“世人啊！千万别信风水墓地有甚么生龙口，能荫人千子万孙、大富大贵；我的下场就是见证。”说完就举刀刎颈。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幸好那位贤慧的媳妇寻踪来了，她赶上前去，急忙夺过镰刀，百般劝慰，扶着他回家。彭老爹感到又难过、又内疚，就对媳妇说：“今后，你不要守寡在这绝人之地，要另找活路，去重嫁他人。”第二天早晨，媳妇很早起床煮好了番薯粥，走去叫家倌吃早餐；谁知，连喊三声没有答应，行近床边，掀开蚊帐，却是被席烂衫都不见了，老人家的形影怎么也找不着。原来他怕拖累年轻受孕的媳妇，半夜

偷走出家门，离乡别井、乞食他方去了。俗语道：“破家难舍，无男难守。”年轻媳妇只好改嫁到海丰县去，对了一位姓叶的农民，勤耕力作，过着平凡而又欢乐的日子。三个月后，生下一个男孩，丈夫欢喜得不得了，卖掉大猪，张罗要请亲房长老来食“满月酒”。谁知，那些乡绅耆老却调笑道：“赤脚泥巴锄头呆，娶个老婆带胎来，晦气之事当红运，食哩你酒也会衰。”那些长老还认为，穷小子办不出好席仪来，都不肯去赴宴。老实的耕田哥只好由人鄙视下贱了！但他心里怎么也不服气，认为那些衣冠楚楚的人，实在太无礼了！而自己也决心勒紧裤腰带，出力拼搏，谋为家计，理直气壮地做人；就给孩子取名叫做“叶有理”。这个肚无墨汁的人起这个名字挺有意思！不是吗？凄怜的女人，像一片秋叶从远方飘来，生出前夫之子，也无可非议呀！怎么没有“理”呢？孩子有生的权利，而且有十足理由长大成人，做一个有志气有作为的人。就这样，夫妇俩勤俭持家，尽心抚养孩子。不觉孩子长大，刻苦读书，百理精通，学识渊博，到惠州府应试，考得了秀才。按照惯例：该村出了秀才，要由“公尝出钱，连响粉药火铳九下，并摆丰盛宴席，敬贺‘新秀才’。还要请秀才坐大位（上横）。但是，乡绅们藐视外族的裔苗，就是不给予办理。新秀才询问母亲：“他们为什么这样无礼？”母亲苦笑着应道：“你暂且忍受，再加努力长进，将来才能像你的名字一样‘有理’，他们也就不敢无礼了！”叶秀才只得又苦读寒窗，力争更上一层楼。三年后赴省试，又中得举人。叶举人心想：这回乡绅们不敢无礼了！但是，归来后仍然遭到三年前那种冷遇。他愤慨得

很，母亲还是劝他再用功！叶有理继续苦读诗书，以后上京赴考，果然又名标金榜。元惠帝封官给他，他办事清正廉明；皇上加恩赐爵，晋升为“礼部天官”（尚书）之职。古时当了官，还要来个“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叶天官当然也是这样！部将骑马领路，中军“勇”“卒”擎着“肃静”、“回避”的牌匾，还有“官旗”、“罗盖”，红彩耀日，大轿坐官，殿后而来；沿途省、州、县官，尽皆跪道拜迎。好不威风！不日，来到广东省惠州府海丰县境内，在一条驿道上，骤然遇到一位衣衫褴褛、年过八旬的干老头儿，站在路中央挡道。开路先锋叱喝着他：“闪开！别给马踩成肉酱。”老头儿挺起瘦得可怜的身子说：“我是乞食贱骨头，你们踩吧！我早就嫌命太长了！”马上将军又喝道：“疯老头儿，你知道后面大轿坐的是‘天官大人’吗？还不赶快回避让路！”老家伙竟然口出狂言：“天官再大，也没我这么大。瞧我的胡子沾了多少风霜！”开路将军没奈他何，只得跳下马来，奔到轿前禀告：“天官大人！前面一位疯老乞丐拦轿挡道。”叶有理应道：“尊老敬贤，是贤人君子的美德；快去用好言劝慰，把他扶走，速速开路。”将军得令，回头招手两位士兵把老头儿拉到路旁，官兵、大轿往前而行。谁知老头儿等到官轿到面前时，又冲撞到轿门前，抓住轿杠连拍三下，大声呼喊：“天官！天官！你是牛犊；哎哎！回头，赶快回头！……”说完仰天狂笑，闪了开去。叶有理在轿里听了，好生奇怪；但是，老者已走，也不去计较他了。部下士兵可不客气，马上拔刀要把这个竟敢骂“天官”为“牛犊”，还装着牛声“哎哎……”的老头儿杀

掉。叶天官从轿帘里传出命令：“不可杀他！赶快开路。”老乞丐像“飞蛾扑灯”，遇着宽怀若谷的“天官”，幸免了杀身之祸。

叶天官回到“胞衣迹”，双亲大人欢天喜地。当地乡绅吓得屁滚尿流，赶忙来到官轿面前，又跪又拜，头如捣蒜；第二天即去动用“公尝”之款，张罗杀猪、宰羊，办来山珍海味，在“叶氏宗祠”里外摆下几十桌，大设“天官大人衣锦还乡”的贺宴；粉药火铳连连点了九十大响。除了唢呐锣鼓吹吹打打以外，还请来“西秦大戏”、“海丰白字戏”两大班，日夜连宵演出：《吕蒙正中状元》、《薛仁贵征东回朝》、《郭子仪拜寿》等戏剧。闹得地覆天翻，轰动惠、潮两个州府。

请官酒的午宴要开始的时候，突然又撞进那位老乞丐，抢着要坐首席。乡绅们感到大煞风景！随即叫人把他拖出去。那老乞丐却赖着不走。叶有理见了，觉得非常蹊跷，即问道：“老长者！为何两次前来本官面前故意捣乱？”老乞丐神气地说：“我有理嘛！”叶天官说道：“好吧！有理走遍天下，你说得合乎道德伦理，本官敬请你坐大位。”老乞丐挥手道：“天官大人！先同我审一奇案，然后再来排位就座饮酒。马上跟我出来！”叶有理只好依他，步出厅堂，众乡绅也跟了出来。片刻，来到祠堂门坪的池塘边，老乞丐指着一条根深叶茂的南瓜道：“请看，这头金瓜伸藤过了另只棚架，在那儿结了个大金瓜。请问天官大人，如今要认叶摘瓜呢，还是要认棚摘瓜？”叶有理笑道：“当然是由根寻藤，瓜属原棚，功归种瓜人。”老乞丐“嗬嗬”大笑，喜得手舞

足踏地道：“果然不愧为‘礼部天官’，把案审得一清二楚。瓜属原‘棚’，你也该改回姓‘彭’了；请官酒的首席，我理所当然坐定了！”叶姓绅士被气得脸红脖粗，一齐大喊：“天官大人！你一生下来就是姓叶嘛，别信这疯疯颠颠的乞丐骗子。”叶有理说：“不！他并不疯颠，也不是骗子。昨晚我听母亲说过，我原是彭氏之根，但在叶家养育成人，功归叶家父母。”老乞丐和乡绅们同声喝采：“天官大人，有礼有节。”礼部天官接着说：“可是，当年我二次名登红榜，叶姓族绅都不认我为‘荣耀’，鄙视外族苗裔，划分族姓鸿沟；这太无礼！也太可恶了！”叶姓乡绅不敢“则声”，低头拱手连退几步。老乞丐拍掌走前：“对对对！改回姓彭，光宗耀祖，衣锦回罗鑾寨。”礼部天官喊声道：

“不！你们两姓长者，正像馋嘴的吃瓜人，心想的是‘金瓜’；眼中看重的是我头上这顶‘乌纱帽’。假若，我仍然是个‘白身’，你们是否有摆下这么多张桌席的大宴来请我？请问当年不愿赴我的‘满月酒’的老大，又有几位？”叶姓族绅哑口无言，面面相觑。礼部天官又接着说：“还有，争坐大位的老阿公，你是否知道自己究竟为何沦落成乞丐的原因吗？我不是你倾家荡产筑就的‘生龙口’风水荫得出来的贵人，而是养父生母勒紧腰带供给我温饱、读书，教我立志理直气壮地做人，苦熬出来的功名。本官是‘礼部天官’，要凭‘天理’来‘理’直天下的‘庶民’之‘理’。”一席话说得大家低下头来，自作忏悔，一齐喏喏连声，“天官大人！说得有理。‘理’公大人，不念旧恶，恕罪！恕罪！”

礼部天官的父母，早就站在“有理”的一边，见了这个场面，相视而笑了！接着，礼部天官命令随从把老乞丐（彭老爹）扶去换穿上锦缎衣冠，恭恭敬敬的叫声：“阿公，请坐上位。”父母亲陪着同一桌坐，三代同堂，共庆团圆。其他族绅乡亲，按辈序排定桌次座位，一个个喝得不亦乐乎、酩酊大醉。此后，天官大人，当然也改回了姓彭，也回过原乡罗峯寨。后代人称的“彭理公”，也就是他了！现今，在五云世系的《彭氏族谱》中，即可查出这位威名显赫的朝官的名字。

赤米粄公的传说

黄国汉 整理

元朝时惠州府海丰县罗峰寨出了个举人彭百概。这年，他正准备上京赴考。哥哥彭百由让妻子何氏星夜舂了五升赤米粉，配上酵母、红糖，炊成“碗子粄”，准备给彭百概带在路上吃。第二天早晨，彭百概起床打点行装，吃了几个赤米粄，临出门时突然肠绞痛而死了。家翁和亲房人等都认为是嫂子何氏故意毒死小叔，要将她处死。老家翁提出：“服药、上吊、投河，任由选择一种！”可怜何氏原想关照叔叔，竟招来横祸！她哪里想到昨晚舂粉时，没在意把隐在石臼底的两只蟾蜍连同赤米捣碎了，混蒸在糕里，这才把小叔毒死！她思前想后，问心无愧！但小叔毕竟是吃了赤米粄才死的呀。这又怎么说得清楚！真是天大冤情无处诉！她怀着一线希望，苦苦向长辈们求情：“贱妇若是有意谋害小叔，天诛地灭！我今在晒谷场，面对苍天，焚香起誓，你们叫大力后生拿碗五只，掷向高空，假若碗仔摔落下来，跌个粉碎或缺角，就算作我有意害死小叔，我甘愿去死；若是五个碗仔完好无损，说明不是我害死小叔，长辈们就应赦我无罪免死。”老家翁和亲房长老斟酌再三，姑且同意她的请求。一位后生取来何氏蒸糕用的五个碗仔，在晒谷场抛上天空，结果，五个碗仔都完好无缺，大家十分惊奇！只好免何氏一

死。但是，老家翁还是把她逐出家门，叫她另寻活路。

何氏此时已有了六个月的身孕。她提着破篮、包袱，离乡别井，流浪他方。三个月后，她到了罗定州东安县。那里有个罗家寨，寨中有位罗员外，家财万贯，富甲一方。一夜，他做了个梦，梦见庄园外来了一位白须长者，告诉他：“明日将有龙嬷带龙子光临府上。”第二天，家院来报：“门外来了一位乞食少妇，给她一升米，还不肯走，说要借宿柴房。”罗员外好生奇怪，走出门来，见那妇人身穿布衣，风尘仆仆，却仪表端庄，眉清目秀，不像一般丐妇，当下便叫家院安排她在柴房碓间歇宿。丐妇请求收留她做佣人。罗员外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就同意了。从此，何氏为罗家推磨、踏碓、洗衣、做饭，心灵手巧，颇得员外和夫人的称赞。不久，何氏分娩了，产下一个男孩，五官端正，十分惹人喜爱，何氏为他取名“赤米板”。转眼七载有余，赤米板每日偷偷到罗家私塾听先生讲读《幼学琼林》和《三字经》。还捡来废纸、坏笔、火炭，以碗背作砚磨墨，学习书法。罗员外的亲生儿子罗金富、罗金贵俩兄弟，平日娇纵散漫，畏读诗书，每当教师出了难题，就走来叫赤米板代答，先生看了，发现内中有弊，仔细一查，才知是赤米板从中作弊，就马上告知罗员外。罗员外叹惜自己的儿子没有出息，很羡慕何氏有这样一个聪明伶俐的儿子，就向何氏提出，叫赤米板同亲生儿子共学，一视同仁，给他买来文房四宝。这一来，赤米板如同游龙得水，学业猛进。老师也乐于教导这个聪明的孩子，并为赤米板取学名为“罗千一郎”。又对罗员外说：“人才乃国宝，家财数奇珍。家财万贯抵不上一个

‘才子郎’。”罗员外是个明理之人，听了老先生的话，更加爱才心切，又向何氏提出：“你的孩子前程远大，我意欲将女儿罗金珠许配给他，假如你同意就是半边子了，我一定像亲生子待他，你也不用再去操劳家务了，可以精心抚育儿子成才。”何氏被员外的真情实意感动，就答应了。从此，赤米板在罗家书院勤习诗书，到了二十多岁，连登红榜，考得秀才、举人，京试选为翰林，被皇帝赏识，先任知州、按察、巡抚，再晋升为“十三省都察院。”

罗千一郎做了这么大的官，觉得乳名“赤米板”粗俗，就问母亲为何给自己起了这么个不雅之名，慈母含泪追述前情。罗千一郎知道了来龙去脉，扑地跪下哭道：“娘啊！孩儿错了。‘赤米板’这个名字，比三颗金砖更为贵重。”当下把“罗千一郎”这个登上金榜的“大名”，改回“彭赤米板”。一时朝野传为佳话。

几百年后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当地曾挖出彭赤米板母子衣锦还乡时带回的元代铁铸“钞印”。现陈列展览于北京博物馆。赤米板公的故事，世代相传。

（讲述人：彭享、彭寿灼）